覺山先生緒言

覺山先生緒言卷二

語錄

婺源洪垣峻之甫

人莫不飲食飲食咎着不知味者不知味病人也病即是欲乃醲淡豐嗇之好過與不及皆欲也學在日用飲食男女間此處得則窮通死生一塗矣

至無而有至近而神至近至無吾人工夫亦須有着落無欲近思乃着落處

理一分殊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皆於感應幾時觀之無內外動靜

思慮不定只爲心中有物在耳吾人居常有思爲盜者否以其無此念也須廓然坦然強把着不得

使於四方謂之專對剛柔在我不在敵國專在性情不在口舌辭說上

義不從仁中流出便涉作好作惡

真妄皆性利害情僞六畫中所有皆情今人情僞古人豈盡習嘗有之而豫爲後世謀者蓋大易一部文位變化自是宇宙古今吉凶情僞一大套子夏商周聖人亦俱在套子中推移運用惟聖人能不落此套

耳

顯然之過易知發於意見習熟而不自覺者爲難知顯然之過易改發於意見習熟而不自覺者爲難改蓋非知改之難執於意見之難也

絶去人欲須知存理否曰何者爲去何者爲存理欲只是一念又何處絶得只在過與不及之間故中庸不說理欲夫子亦不說去欲二字止說非禮非禮者不中正之謂也根也慾慾者有心也

一日二日萬幾幾是活物無可無不可者幾也意念

似而天人大小殊塗由求諸君猶未免落在意念中

故曰由知德者鮮矣

程朱以理言性以氣言才然否曰才字從生之謂性

上生來五行生於人而爲貌言視聽思肅乂哲謀聖

謂之性亦可謂之才亦可二之非也

心之虛處是性否曰惟真虛斯能與天地萬物同流

虛即性也然性無虛實

太極是無知無爲底心心是有知有爲底太極

愛是仁之用恕所以施此愛者曰既有仁體施即其

用耳未至於仁方有施功故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
非謂仁愛中又更着一箇恕字恕是如心覺工夫有
着落耳
領惡全好領字最好玩不是逐事上去之
仁義禮知信在天地間撑天柱地的物事舍此便
是消滅世界
義之宜收藏而爲智智所以釀仁也一陽初動萬物
方萌故仁爲動物爲復爲見天地之心以知覺言仁
亦是於復處動處見之而或以爲未盡必有所由知

知覺者乃爲復也

義堅實便不會生智惟虗所以能生而爲仁仁者智之質也仁其根禮義其枝幹乎是故歸根而還虛學必以親民爲大頭腦鄉黨自好豈無此等輩以之治天下國家則難矣故離天下國家無性亦無學以公言仁不足以見仁體以惺與覺言仁不足以見仁之全體惟夫子以愛人言仁周子以愛言仁仁之實理自在不必更說是仁之用又添出一箇心之德愛之理或曰其言也訒於愛何干曰惟其不訒便有

許多浮薄不載物處故言行慥慥爲忠恕

民莫不信不悅不敬皆溥博淵泉之體至誠之功未有已時此心亦未有限量處

分殊須在仁上發好惡須俱在仁上流通方能與物同體好與惡皆親愛也聖賢千言萬語無非欲人克己以成乎此而已

中庸經綸大經而又說一箇肫肫其仁此是經綸學問頭腦淵淵浩浩不過成此而已有容有執有敬有別乃亦肫肫渾淪中泒別非各自成一體也故溥博

淵泉

白沙先生以先覺自任，三十年不講此學何也，曰凡天地發育亦自有機有序，功利蔽錮舉業成癖，若嘵嘵然與天下士辨而諍之，則生意發泄已盡，更無滋味，惟不講而相觀以善，所以養得後來許多人物，知言謂性者天地鬼神之奥也，善不足以名之，况惡乎，而聃翁斷以為非，夫胡子非謂性無善惡也，謂其不足以名之耳，故其言曰天地神鬼，其時無愆，太和保合，變化無窮，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完具

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無過也無不及也此此中之所以名也不然以善名者亦將以善自見而適莫之心存焉又其答孫正蒙之說有曰天命之謂性流行發見日用之間患在學者未見全體竊見一班半點而執認己意以爲至誠之道如是如是欲發而中節與天地相似也難矣哉

此心操則存舍則亡幾微之間少有不在私欲乘間而入如水之蓄停不流而汙濁投之聖賢終日終身兢兢業業不敢自逸以此故也堯舜至以天下大政

更相禪代亦不過曰耄期倦於勤汝惟不怠總朕師、益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太公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罪大惡極、皆由此出、勤則天地以立、萬化以生、怠則四極隳廢、人物淪喪、吾輩今日因循之病、即此類也、而乃以小覷之、不知已為死証矣、

往者為鬼、來者為神、屈者為鬼、伸者為神、非知鬼神者也、惟其忽然而往、忽然而來、忽然而屈、忽然而伸、若有物焉主宰於中、以握其機、而實非天地聖人之所能盡者、乃鬼神也、是故君子之學、莫若原實以妙

其感、致虛以存乎神、

以全知爲體、以知幾爲要、以徙義爲實、以流行不息爲至、

古人耕稼陶漁版築魚鹽釣弋等事、皆動心忍性之學、可見古人所行、卽是實事、所事卽是實學、論分位不論俗情、其無求異人處、卽是不能不異人處、

論古聖賢、只當論其學、不論其事、學古聖賢、只當學其心、不學其事、

聲色貨利衆所同病、豈謂之已、惟巳所獨犯而偏難

者已也其已甚微如淸惠如狂狷皆是也

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俱是根本實學與今學術不同全在變化氣質

朋友會時能不動心否曰切磋問難是平地動心忍性

孟子不動心與動心忍性同否曰動心忍性即不動心命脉故增益不能舜之心孟子知之亦惟孟子能學之

慎獨甚微此處無容聲臭惟有善根一路體察消融不是到此容有善惡交勝之病

今人只是落在世俗中不曾出頭落在造化裏不曾經綸斡旋得造化

世人非索隱行怪便不見滋味聖人只於遯世不見知處用功雖是本色却有許多安處故不悔

不識不知與百姓日用不知同一天機自然聖人亦何曾加得些子只聖人不知不能察乎天地只一察字迥別

喜怒皆天性流行少離體便是遷亦是出位遷對止而言觀於未發之中不但是怒時忘怒觀理忘怒觀理亦豈易得

人品還他人品學問還他學問溫公韓范諸公人品非不高只學問未真耳故曰豪傑而不聖人者有之。未有聖人而不豪傑也。揚雄直是學問不真故人品亦不高

交以道接以禮而猶固辭焉見財不見義也財不可重亦不可輕其輕重在義而義又何有於輕重

君子在高位則雖不能無小人而小人之道自消吾身在高位則雖不能無私欲而私欲自除陽剛者高明之位也不知陽剛之體日恐恐焉懼私欲之勝而以情強制之者篤行之士爾

言語須發從吾心所安自然明達無齟口處火之揚燄以其明也洪鍾叩之而聲盎然以其虛也虛明所照詞不強假辭達而已云者求達其心之謂非取達意而已

人須是廓然自存浩然獨往

眼前道路無窮、須是放得脚步寬濶、始有到達之處、往古來今、上下宇宙、事事物物何限、至今存者能有幾哉、此可見一事一物不足爲吾累也、

人謂三自反、即是三鍛鍊、予謂三自反亦即是三點化、鍛鍊愈真、則點化愈妙、禽獸何難、是又加入大鍾冶頑金、遇之斯變色矣、

學問如人食蔗、漸入佳境、方有長進、若徒悠悠悶悶、然不見滋味、恐終未免倒蹋耳、纔不進、即便退。中間無有千于然駐足者。於此蓋當省也、

學必爲己然後自知痛癢學必克己然後與人痛癢相關然而其致一也

人品之高有數路學問之高惟一路其不累於富貴一也

人之於道猶魚之於水本無間隔非有見有不見也不見則塞見則二矣故曰魚相忘於水人相忘於道術

孳孳爲善孳孳爲利只是幾微萌蘖之間故學貴初念孳孳非汲汲之謂猶滋滋也

世間奇名種種皆足動人故必有遯世不悔之心而後可以入道

設無此身何意之有爲其有身故人已形而好惡之意起焉是已與人流通之關鍵也通則格不通則不格通則格乎天地不通則否塞消亡故曰物至知至而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故知者察好惡而開意之金鑰也知則覺而軀殼忘故意有善惡知則惟有善而無惡

或云從實悟入敦行方是行著習察然實悟者必敦

行。故曰實悟是誠。

著大而察細。著顯而察微。有崇卑之義焉。故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

士苟欲成一名。亦須卓然拔乎流俗。而況於聖賢之道。非有超越之見。又安能遠到。

敬勝百邪。故敬卽是禮。無已可克。又曰能敬則內自直。直養無害。養自內也。必有事焉。勿忘勿助。是敬不是逐事。

曾子守約。卽是集義。義卽約也。臨絡易簀。何等大勇

何等自然可知浩然之氣自戰戰兢兢無自欺約中得來

誠意即生意誠無內外渾身命脉都在故心廣體胖而樂在中自慊之謂也動之全體即具靜體

名何以爲造物所忌曰造物之氣每從空處流行滿招損謙受益謙則空也今之處盛名而有上人之心知謙者鮮矣惟聖人爲能不自滿假故無忌

或曰操存如操練之操有主在焉或曰操存如操柁之操有機在焉有主故主與卒通有機故柁與舟通

而內外相乘、動靜得矣、不然持志而暴氣、欲此心之出入而以時也弗可也

今之勤學者有二病、感時起念一病也、又或於感時起念曰某事義所當爲勉而行之、即同義襲、又一病也、因是二病、故有寂體之說、然寂體而不善學則又加一病矣、故全在大志願大知識、知此寂體又不必言矣、

被事占地步多、只是心狹

事須謀始爲可繼之道、庶前途着足有地、

至善無形何物可止不、動於欲天則自如止水無波是也

天下之事非人做、更要誰做、古今之學非吾輩明、更要誰明已不能做人必有能做之者、吾大其心以用之耳、已不能明人、必有能明之者、吾虛其心以受之耳、

文字須從古人缺處補、須從自家滿處發、

士人平居具經濟之略者似亦不少、但須養得誠理充實光輝、至彼時運用斡旋得轉、方是手段、要在通

天下之志、

不以軀殼起念即一念天下歸仁

心無根根於天天無根無極而太極其根也、

或論小人閒居爲不善看來也是吾輩同志中小人

但令同志中恐猶只是保得箇無所不至此皆放寬

門路說也、

念從知轉則念正知從念轉則知亡

千古聖賢學術付在吾人身上吾人自當與聖賢一

律看、

行不到長安不出頭譬如驢子挨磨終日行來只是原路未志於長安故耳邦圻千里惟民所止

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是就舜身上見之必至瞽瞍底豫天下化方是子道盡處定處不然猶是孝上欠缺謂之盡性不可

或曰禹以丹朱戒舜其危明主之過與曰人與禽獸所爭幾希聖與愚亦在幾希間耳少有循情任己心便入傲慢去丹朱不遠故微故危

明道獵心原不成念故謂之過吾人有過便連心拔

動、故謂之惡、

未冠以前屬之父母、既冠以後付之自身、未生以前屬之天地、既生以後屬之吾人、不自立自道、更又何待、

請問其目、曰目者眼目、猶訣竅也、仁須有訣竅可循、方得透露、四者通則通體仁矣、欲立欲達、諸子恐尚未足以語此、然言欲則視四者機要更約、顏子之勿、即是欲也、

豈但狷者貴聖人鍾爐、狂者日在大鍾爐中而不能

溶化可知進德須有大知識大願欲不專志大也志大故難反

學然後知不足吉人爲善惟日不足亦只是用功不已方見前路無窮

百姓與知何以謂日用不知曰百姓之病無根之病百姓之善亦無根之善主宰未立學問未講故也

性無獨以其具於人心也故曰獨無內外無夾雜亦無間斷即所不見不言動而敬信時也而曰人所不見又曰已所不見是支說

有起念處即便有斷念時

未發之中正是指出微處與人看

聖人視氣節即客氣吾人則氣節失而爲客氣

物有內外否其爲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渾然燦然一體耳格是感應時事物至知至不二於心處乃是格

爲學如用兵須先立家計定規模然後得寸即寸得尺即尺家計規模志聖志道是也

學不見進還是前途無歸宿之心有歸宿之心其功

自不可已

習心卽慾心過與不及皆慾也非此外更有慾在

問性近習遠曰性以理言言天道習以心言言人道善惡在心不在性故曰非天之降才爾殊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知心之所以爲心則性不足辨矣

問性相近與三品之說曰三品之說亦自近中翻來是乃過與不及之漸也但未知所爲一者耳繼善成性原於一故曰近惡亦不可不謂之性總之一者未離也

學曰覺覺有小大言覺便知與天地同闢物我流通言學便知物我一體爲大人之學故朋來而樂學時習者乃參前倚衡眞覺之體流行充塞無時無事可容息處不是逐時逐事

蹶者趨者是氣與浩然之氣有主客之分否曰人之氣卽天地之氣謂有主客者非是只暴與善養異耳蓋血氣之精靈爲志善持志卽是無暴也故有事勿忘勿助否則雖節氣猶不免爲暴矣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學者事若在大賢以上則直

以已之心達之天下爾矣易曰上下敵應不相與赤子之心有未發之中在焉其未涉於意也誠一無僞乃和之脉絡耳要不足以盡之

致知窮理於事物上尋求固不是外事物上尋求亦不是蓋此心原與天地萬物同體亦與天地萬物同大洋洋乎優優乎隨感而發育擴充之耳原無內外心事之判意必固我忘天地萬物自在不爾便是成念之學非格物也所言不着不離是格一語得之善無定在如行路然須先知一之路徑乃能隨感而

愼擇之精義入神屈伸變化此豈意念可擬議而有者如明鏡之照物然切磋琢磨都是刮垢還光功夫垢去而光自在也故明意念忘而神可入也故精擇去不善而善可見也故得一

顏子拳拳服膺本體幾於一矣幾於一故過不貳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顏子拳拳處

天理有根人欲無根天理人欲只是一物只在此心眞妄之間顏子之過無根之過也

言坐忘不若動靜兩忘有內境卽有外境矣

先言正修齊治平而歸之誠意則誠意即誠正修齊治平之意而意非小心非大見大學全體先言正修誠意而歸之以格物則誠意即誠修正齊治平之意之理而意非虛幾物非麁迹見大學有實功或言意而不言知言良知或言知而不言物言物爲求外皆一偏之見誠無不善無間隔亦無出入

學必知止而後知能常止故致知在格物知通乎物物我見忘止之道也

愼獨二字無論遠近終始知行博約身心家國天下

都是滾作一段更無可間斷離析處不可須臾離總在此一處下落乃中庸一書總括也

濂溪謂讀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莫是敵應不相與於六十四卦中能自率性爲最善否曰乾坤而下何莫而非率性也此論在艮之時位艮一陽在上爲止之主動靜光明各得所安猶知止定靜安慮然者華嚴千言萬語只以性法眞空妙悟爲秘密而於止上有何着落彿不見身知是佛知可流蕩員轉到動靜行上則無可逃矣

誨人不倦何預默識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

道以自然為宗不論學困利勉俱此一路自然上更不可添一物惟默而識之連默識亦無可着念處子絕四必有事而勿忘勿助惟一敬自在

志伊學顏其志其學安在曰在仁仁與天地萬物同體不遷怒貳過成仁也得之偏全在人

孟子彼一時此一時不知此時何以又合有怨尤能不動心否曰不怨不尤者聖人之心學也心學曷分彼此稍涉怨尤便是動心又安得為心學孟子蓋指

豫不豫而言不豫公而怨尤私不豫大而怨尤小

昧爽丕顯是一日根腳昧爽清則旦晝夜氣俱易爲力故聖人重之

止仁止孝止慈止敬止信如水之流行隨物灌漑各足非謂有所止也有所止則物而不化違於善而中離矣與佛氏無住之意同而實非

如惡惡臭好好色一誠意何以便得至此曰知幾其神乎倏而感倏而應還須愼獨以上事故曰誠於中形於外誠是神便能與鬼神合其吉凶乃不欺全體

不爾便作其穴看了、

天地人物一氣而已不動氣是不動意之要訣

學者審幾正是大公順應功夫不是觸物起念支離

二段三段終身只一段滾成

有白刃在前而不避且安心爲之者只是見得是處

旣見得後便自無難事

古人用字俱實說如萬物皆備於我明於庶物不過

乎物爲物不貳在格物物字皆以理言有物有則

白沙先生謂林緝熙曰此此理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

逗得此欛柄入手更有何事只此數句理一分殊都在其中理一分殊只是一理更無二理夫子川上之嘆便以一句道盡曷嘗如是費力自玆以往更有分殊處合要理會此就緝熙工夫學力而言是周匝說話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萬殊一本是理理一分殊是功

天人一感應而已矣未感則不存而存已感則存而不存人之感應於元神中猶人呼吸於元氣中精一博約自是人心感應閑闔不容已事不是聖門別作

一榖率與人知新於文歸根於一吾人患不歸根耳出息不入萬緣入息不落陰府此亦善喻

理無動靜時有動靜如何曰理無動靜而有流行因時而有動靜流行者感應之機耳麁譬之車然機動則動機靜則靜總此一車而機之動靜由人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總此一理而機之感應由心光明者心之至正明達也

問入門須先見光景否曰此此所謂目注也初學不妨有之但見道之功在審幾其歸宿在眞悟虛見與眞

悟頗似故有虛見者遂以審幾爲鈍根其病道不小深造自得連透悟亦忘又何容見幾卽文也博文卽無虛見

中無可見無功夫功夫在文禮上以文禮俱有則可持循故也博文約禮自是平正周匝猶之知味而食食而飽博文爲約禮工夫知味而未必食食而未必飽也觀夫子以非禮勿視聽言動言爲仁可見仁爲文禮歸宿處

易至善而言物何也曰道有變故曰爻爻有等故曰

物言物物者因意心身家國天下之等言之其即至善也善不是虛物知物之即至善而後吾身可無不善之動

窮理盡性以至命渾是一氣滚做一氣滚成自其處富貴貧賤患難各當而言爲窮理自其各當之出乎本體而言爲盡性自理性之自然出於人而實非人所能爲爲至命其原也蓋人未生無可言既生則理性與富貴貧賤患難一體耳曷爲理曷爲性又曷爲命又曷爲富貴貧賤患難渾然宇宙一氣故也窮

盡之要惟有能知命行法流通不貳而理性得矣與程子窮理便盡性至命反覆觀之益見功夫渾合無先後別處

問心即理如何曰心之神心之生生乃理也存其心養其性其心三月不違仁以心爲理是慈湖之蔽

食色之根可去乎曰生生之根何可去也其過與不及之間耳形色天性連不着相之說亦不是

改過一也而仁與不仁分焉在念之化未化耳由巧不由力慈湖所謂天然之勇亦是也

人心道心二心乎經固言一心也非人無以寓道非道無以體人人心者後天成性合形氣而言者也道心者先天繼善不落形氣而虛靈自如者也有形氣則有知覺故可以精可以一不落形氣而虛靈不盡於知覺乃所以為精一者精一之至形氣化焉純一而中見矣猶之慎獨致中是精一之歸宿也非中則精一者何物哉

無我便是道否曰如其然然而能致虛矣虛中有物須物來精義順應乃見道理一而分殊也

毀譽得喪死生利害必外之而後此心可一乎曰然然而猶二之也夫莫非命也君子行法以俟命法之流變亦命也是故行法即命在是一之之道也

以念遣念爲妄念然念有未當時如何曰纔覺便化何遣之有化即克念遣亦爲罔念也在勿忘勿助之間

言得其當則言爲時雨而聽者易入行得其當則行如流水而受者無難

陽燧以取火非日不生光神精接也多識前言往行

以畜德原不在聞見上、

大凡先論心術然後可講學術心術不好的人難講學術講得是亦虛言無用、如不好的田地雖有美種亦將奚施、

憤樂何以同體曰非樂何憤憤則滿腔生意充發故樂然則栖栖擊磬其憤乎曰非憤則沮溺是矣無可不可樂也、

夫子志學矣何以謂之生知曰自志學以至不踰矩有進步無回步蓋其志也便是聖人生知之志自孩

提知能遂知達之天下故不禦吾人能於志上着落。是造聖根基。

道心惟微觀中庸尚絅一章至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知中庸一書內省無惡不言動而敬信以至不賞不怒篤恭而天下平皆是微功妙用不在效驗上

男女飲食其慾乎凡欲皆性也非慾也其欲動而為過與不及則慾也。故君子惟中之為學

今之學者只怕說着一虛字張子曰虛者仁之原白沙先生有云至虛元受道。又云虛實二字可往來看

虛中有實實中有虛宇謂大虛中都是實理充塞流行只是虛實同原

幾者動之微寂而感未着於迹故微是天行

古人以同處切磋比之磨齒不齊若皆雷同豈能磨得物事出來但恐學者無至虛至公之心只為人守門戶耳

明道云纔窮理便盡性盡性便至命窮理是大頭腦後儒錯看作知止了殊不知窮者知行皆至也

周公思兼三王乃是繼羣聖之心學四事者即四聖

之心學非止上四條事
好善言非樂善忘已者不能許大神禹孟子直於好惡上斷盡禹之爲聖性情而已矣
盧守益問昔友云何思何慮乃聖人地步非吾輩始入路頭予竊謂繫辭本旨只要除去閒思雜慮惟順理感應自然此正切要功夫聖人與學者原只一樣但有生熟若如昔友所云乃是踵伊川答上蔡發得太早之說無異霖雨既霽却指閒雲爲神化也
會中講知及之一章鄭平川曰知及及字立根之說

甚好立根卽便是生理仁理惟在培養擴充爲守非此外別有仁守一道莊涖動禮皆此根發用求盡仁耳蓋此是大人之學明德新民許大功夫都在此中不獨區區一規矩制度之間爾矣

擇善用中惟以語舜顏而不及他試思之何在

默識有物否是靜時得否曰識有何物亦有何時太公順應冥會而已不是息心除妄念只緣無事可諦量無事諦量近似心豈可息者息而無息得之存心如是致知知如是緝熙退藏於密亦如是別無玄妙

知與行不相離嘗虛不嘗念恐復落著一處何如

安命謂信而安之至立命則吉凶消長進退存亡其主在我也俟之則知命視安爲有功功在行法上俟猶順也俱是當下事當下合理者法也其自然者命也行法俟命雖未必便是盛德然亦是盛德自然脉絡下學上達俟命處卽上達也

與時偕行與命流通時中之謂矣夫子栖栖又是造命一等

篤恭而天下平只在篤恭不在平天下上

問道德齊禮曰道德是主本匡直勞來因其脉絡而引之猶導水之道而後禮可施也然亦不是二時二事

於穆不已是感維天之命是寂體如何曰此亦難言在人則爲微之顯耳若以誠爲微顯爲感尚覺有二路在微顯皆誠也誠混內外

天地之塞吾其體無缺欠處即是塞知此則知帥矣不必更見有塞的體段

人爲天地民物之主終身事業何限而乃區區以[illegible]

豈與人較而決去之斯亦小丈夫矣枉尺直尋枉尋直尺須亦識所爲枉直者若徒以形迹論之或未免於絕物而失義也

孤高之操與功名之會自是二路今欲得位望以行其志於天下而復以峻絕之節臨之其勢必所不能惟和而不同爲立身行己之法同寅協恭濟濟師師其氣象可想也

不悻悻以苟去是微罪正是仁處

不隱不得謂之費萬物非費萬物之生生處乃費也

物則費之形影耳

百體即虛乎曰不慮何以痛癢相通大虛與萬物一

仁耳

聖人前知而神直是斡旋天命故無死地晦明以正

志文明以發志二者是也

聖人進身雖尊身輕

聖人與天地相爲存亡亦必以天地存亡爲死生故

關天地死生則死之比干其人也夫子許之曰仁

告子得齊之卿相何如曰比管晏較正較輕快但生

心害政未必如管晏之能有成耳

萬章問孔子與三聖異處直是難言故止引三子極稱夫子之賢使人大着眼目自思得之

問愛盡得仁否曰人饑已饑人溺已溺爲天下得人豈不盡仁非愛何物可盡

分殊在理一上流行如水各滿其器然

在處皆仁何獨鷄雛可以觀仁曰爲其生意未散離天地之根未遠也及長則漸分漸大漸剝落甚則嗜慾至而爭奪生焉故觀仁必於萌芽時得之蓋仁乃

厚道也

鷄雛可以觀仁猶初交際可以觀敬

游於藝回至志於道一步虛一步志於道前至依於仁一步實一步不知道不足以成聖學不知依仁不足以進聖功故聖人只從爲仁上下手依仁卽依乎中庸之依也

德性之德卽道之凝聚處仁則凝聚之種子也故曰至德凝道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卽仁也生親生義生序生別生信皆生幾感應之不可已者知仁勇

三者其歸宿在仁

擴充全在知皆二字上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是不離體之知始者指知之幾時言也

動心忍性是自進步困心衡慮是差跌而後轉步

色取仁而行違是子張堂堂之證取在外也在外故行違至於達則行自內矣

足以興是吾身與道俱興興以天下猶之顯諸仁天道也足以容是吾身與道俱容容以天下猶之藏諸用地道也全在明哲以保其身與興與容皆身也

父母根也孝弟是不離根發生處故生生之謂仁舍此便是無根之學仁義禮樂何實之有

仁有消息乎曰氣有消息即仁之消息無消息則亦無仁矣是故消亦仁也言消息不言生死

心不入細微還從聲色利名習見粗處蔽之

水火木金必由五土而後成可知仁義禮知非信非誠無物也誠則內外兼備

纔學便是朋友故朋友有信學不力即不信終日終身由是不論有言無言

天理有根否曰根不可見惟於發育流行處體之仁義禮智根於心

緝熙光明流通不礙乃默識也此則在自得之良知良能與多聞多識知其不同而又知其不二乃爲善學

凡人能用人故大能用小故大能用中故大故舜之大智如天地然

道理甚微私慾病痛牽伏亦甚微惟大病能去於其甚微者又更有商量耳

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精神全在會字至以友輔仁則文俱筌蹄矣

無惡於志是不覩聞透體功夫一身精神命脉都在與事爲念慮點檢無干夷清惠和恐尚未可以志言以其未入於微故也潛雖伏矣亦孔之昭蓋於昭處未盡也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和平全在神上故交友全在神氣感通

戒懼不覩不聞須從大志願上真切未接物而本體

自在已接物而本體自如不涉覩聞乃戒懼也

兢兢業業得無强心否曰知一日二日萬幾知全生全歸之道則戰兢皆是自有物事乃五常之信也故古人多言克言允

仁以天地萬物爲體仁以爲已任不亦重乎若只了一箇自家之已此亦未足爲難

無惡於志如日月着不得纖翳時故能無聲無臭

致知如搔癢然隨癢隨搔即是實學未知痛癢者病人也

增益所不能、舜安有不能者、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
何哉、瞽瞍未底豫時、還是舜所不能處
戒懼不覩不聞、猛然一爐真火、自然點雪不容
恭而無禮則勞、四禮字與好仁不好學六學字同、禮
即天理也、好學學此而已、
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蓋造就子路不得不用大鎚
爐亦天厭之之類、惟子路能受之、升堂未入室惟夫
子能知之、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是未能有之也、唯恐有聞、恐負

言者之教亦曾子三省傳不習乎之意非恐後更有聞也、

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從無聲無臭上來天則也、

孟子何獨以夫子春秋接道統曰正人心息邪說與抑洪水兼夷狄皆聖人兢兢業業仁天下功用迹而不作猶不足以識之故不以師道而以春秋言、

中庸不可能是彼三者多了一可字故不能聖人則無可不可、

小人而無忌憚亦是有學問的小人如王荆公之類、

此心非敬卽肆。孰見自任與覺智之過流而爲老莊之誕漫皆肆也、

必世後仁、如何作用、曰知君身通體之仁、卽知必世之仁、漸磨涵養功夫無窮時、

論天根月窟、曰天根月窟閒來往。惟其閒所以能來能往、而天根月窟可見

孰先傳焉孰後倦焉、重在君子之道、道字上、道無先後本末如草木之區以別造化無心只承當成就者異耳。條貫之先後本末皆道也

占者占吉凶於無心求吾天然之本心也以聖人之心猶恐未盡合於天猶驗之於占卜今乃但以一已之知見爲是而不之察欲與神鬼合其吉凶難矣

神深藏則衆欲難攻凡易得搖奪者只是淺耳

心有在則有所不在天地人物一氣渾渾耳其流行眞虛處是誠流行眞實處是物虛實一也故不誠無物一息不誠便與天地之氣不通是死因

學聚問辨學覺也惟覺則理聚寬其知覺之體也

曾孟尚觀夫子之標的去做顏子合下直自做

心地寬平精神奮發功夫毅密知是三者自無迫塞疎脫輕揚之病

尺蠖之屈以求申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不論有事無事人須常存此意則神全而義易精此一致百慮

先天之知也若但以知爲用不惟其中已淺又或誤以非幾人爲爲著察而非天爲自然之學人惟知有知而不知心之管攝者元神心有知覺而神不止於知覺也故以省察存養之言爲贅

乾其天下之至健乎至健之氣具於心而爲志志不

可奪可奪非志也志不可息可息亦非志也
於吾言無不悅而何顏苦孔卓曰仰鑽瞻忽竭才於
無所用如登峻絕而不可及豈不是苦孔子因而示
以博我約我之功引至於自家原有坦然之路無險
無阻安得不躍然喜其循循善誘而能竭吾之才時
雨之化蓋由苦中得之無所不悅是亦苦中後事
謂靜爲學則不可謂靜爲非學亦不可在見與未見
耳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上正等正覺也既云依摩

訶般若大智慧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又云郎非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此理障之見也無卓錐之地方是了事之人更有何說矣

卿實曰吾人有虛見佛學亦有虛見水底芙蓉勝花赤。花不浸溶水不丹。兩下没相干使大師聞之又當在喝杖例矣佛本求見性後又更失之其流然也

何吉陽常舉佛語於卿實曰內觀無是外觀無彼無是故能以巳爲物無彼故能以物爲巳巳物不二是謂眞一夫是以有本爲宗而德人知之前際無捨後

虚無取無捨故不斷一切僞無取故不住一切眞僞兩忘亦無眞一夫是以無本爲宗而道人知之蓋非有本則不能離相而歸空非無本則不能即空而證實有本然後明心無本然後見性卿實曰無捨無取之說甚好但到眞僞兩忘上便難言三千大千世界一切只在眼下分明一切眞眞無物而亦何住也

性實心虚然亦無虚實

心之體即是易體心之幾即是爻變故用易全在九六而學問之功全在幾之變處非變無功也

儒佛夭壽不二同否曰佛不生不死無相而無情廢志暴氣將頭臨白刃猶如斬春風儒無生無死不着相而有物是持志無暴氣故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爲仁須能由己是乾道故非禮可勿

無所住而生其心無住似是亦是病惟明道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爲當人本無心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無適無莫因境見心而無義與比則其生者亦死心耳

知過而能內自訟此箇功夫天然勇多少禪流妄誕

訶誰知此勇元不動慈湖此詩自好但若以不能絶
意爲過是自成一大過又恐有人爲鑄錯也
誠意而不知格物則誠意無頭腦格物而不知誠意
則格物無徑途故大學推言誠意至於格物則知行
並而大學之功備要之總是格物上一併成了
惡外物是自私而求靜也故不能廓然而太公曰私
者必用智故其動也不能以明覺爲自然明覺自然
之體即定體也只是一病動亦定靜亦定定有何形
不爲而爲不定而定乃定也是故動靜一於自然只

是一定

忿懥四者不有所於心是天德親愛五者不有所於身是王道許大事業只在好惡一念上此格物最約處

會中講誠意章曰此要知箇頭腦何謂頭腦下文所謂獨即至善之物本是也子張之色取仁原憲之不行皆不知頭腦之故故雖與厭然異而好惡不由中出非由仁義行之學也故物格而後知至意誠

顏子何以其三月不違三月之後又或違之曰此孔

顏師射印證微密處非常情可知違與不違化與夫化之間拳拳服膺還是有迹可指授處如天地之於萬物造化淺深授與受之者脉脉不可假焉惟物自知自得

誠神幾為聖人審幾之功須是神發庶不為軀殼所撓神亦誠也

時素問了心之說心可了否曰此理無窮亦無物有何可了只當了吾之私心耳了私心須大知識大志願不是憧憧

學不長進昔人譬如瞽子挨磨不得開眼若開眼安肯如此盤旋前路無窮一日千里自有所至

先賢所說路徑雖殊古今只此一條中正大路若真實求至自然不得不歸於一不行安有路可言畢竟是富家門下索溫存也

天地萬物皆我分內小小心胸何足克拓白沙曰若無天度量爭得聖胚胎要在變化氣質隘者不足言矣曾子弘毅合下便欲明明德於天下

有對斯有形有形斯有讎大人無對故好惡不作如

天之於萬物

武周豈不知韶之盡善而顧以美自安蓋一代有一代治化如元氣流行於春夏秋冬邵子所謂皇道帝德王功想亦其時事自合如此聞韶忘味而夫子以告顏淵自是夫子元氣作用造命手

不啚爲樂至於斯聖人之學至此又是一進

乾爲三才之主故志立是乾道

古冬至日在斗今冬至日在箕然則一陽之復亦在箕矣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此必不易蓋日在

其而後一陽之復方應於子耳其於分至之中氣可考也

天道寒暑節故能致中氣以成歲功人道辭受進退節故能體中教以成德業蓋幾之交也功在豫

下學上達是聖門着脚不着脚功夫有云着空虛即以空虛礙矣又將何處可進

自知天命始終惟了一天字知天命猶有知在耳順猶有知驗從心則不必復驗而天則熟矣在夫子只

一學字無盡

絪縕陰陽之感感處絪縕所以爲仁

感通是生生之心

欲明明德於天下幾欲字便是大學根脚故學問全在志願是乾道

百世之下只論人品不論貴賤雖堯舜許大事業今亦只於人品上觀之故學無貴賤人品亦無貴賤在自立身而已

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是不見知而悔生矣悔則行藏由人不悔則行藏以義

與知與能是造端夫婦處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是造端夫婦實學故慥慥察乎天地

聖人亦何嘗有過人底念慮有過人底事功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滿眼生意竹頭木屑皆家計也

問日新盛德日用功只在日新盛德其馴至耳如抱赤子然乳哺之飲食之日長日大彼安知之心有限量心之德無限量愈盛愈無窮

無意於天下國家終流於無君無君亦無父矣有意於天下國家終流於無父無父亦無君矣無天下國

家是無世界離天下國家亦無學問惟能於仁上求之自不能外天下國家以爲仁

愛是仁之用恕所以施此愛者曰既有仁體施即其用耳未至於仁方有施功故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非謂仁愛中又更着一恕字恕是如心覺功夫有着落耳

汪子烈問人所不見是獨否曰此非獨也泉翁嘗云愼獨之功須於人所不見致之乃是自慊無自欺與所不覩聞之體無起滅間斷對人言言不見是感應

時事

知善知惡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如何曰知善知惡真知也即真知一路致之以通格乎物若添爲善去惡二字似又加一轉身致與格二矣

愼獨誠意皆喜怒哀樂上消磨不落虛見

問顏子發而聖人之學亡然否曰乃顏子之學亡耳不遷不貳以一良知具足然則夫子之好學何事乎又何以擇而得一也先天之復過怒未形擇而得之拳拳焉故曰好學此堯舜以來精一不可易之學脉

乃今更闢一門墻焉恐未免爲邊見也

良知爲學問規矩然否曰規矩天則也謂天良知爲自然之規矩可也然而學問規矩其敬乎敬立而良知在矣以敬爲道則不可求道而不以敬則不足以得之修己以敬敬以直內此聖門不易之法

人生覺有二初其賦予一初也脫胎亦一初也賦予之初繼於天者只可言善未可言心故親義序別信五達道者有其理而無知覺成性之後心氣始凝故智仁勇三達德者有知覺之體而無見聞惟其無見

聞也始生之初德猶言也不學不慮良知良能發於心而不落於心斯無有不善者過此以往聞見日移習染日積天然之良其能存焉者鮮矣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盡乎人道所以還天道盡乎知仁勇之知所以還天然之良知理同而功異雖聖人亦在人道之科自少至老惟有學利困勉功夫可言耳不言功夫而言人人自有良知自致於人倫日用之間其亦誤巳誤人矣孟子曰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斯無惡於智矣道本自然功本自然何病於心而亦何病

於知也不學不慮與爲之而非不學不慮者病耳

如子之言不其有二知乎曰非也此亦就今之言良

知者論之耳其言良知也即至善即天命之性之謂

言理也言天言良者特其標的焉耳夫子之謂習固

習之知行以求至即知止即戒懼之謂言心也泉翁

嘗云戒懼所不覩聞着念非是不着念亦非是惟有

勿忘勿助循吾中念明察而洗刷之雖未必即是亦

即所不覩聞之脉絡日深日密久久漸自有湊合處

習之爲道亦猶是耳豈以乃又訾言之曰以心求心是爲

心病以知求知是爲心病以心知求理是爲理病少涉體察便屬知外一有稽求輒成外照內外二而學於是乎難言矣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以言乎智仁勇之德皆吾心固有之知行也至道上無功功在至德今之言良者非生知即水面之清未着根之萌芽如無欲害人無穿窬人皆有不忍之類苟不充之不足以保妻子則此知亦奚賴哉故曰好學近乎智蓋必反歸之吾心固有之知行從知止上識取庶幾乎近之古聖傳心不傳知其

知之固有道矣

龎子曰知止定靜安卽精一之謂慮得斯中矣此格物之事千聖一途隨在合轍其不言善而言物者何也曰人與天地萬物爲體善無體以物爲體君臣父子國人之仁孝慈敬信是也見物見道爲實學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斯道渾淪無朕可分精一博約之功如是蓋有感寂而無起滅惟默識緝熙得之

鍾生問戒愼恐懼作何用功泉翁嘗曰既無覩聞安有功夫可言只在志上乾乾上臨深履薄亦惟於感

應幾時見之不是常有一箇深淵薄氷在心上或曰此亦是不難皆人所有如人之行路捧持物事自然直從安坦處卽是戒懼之心曰是又以知覺運動爲性矣還須見性黃憲曰循性而習之謂學是先正格言

明道以聖心如鑑言必有事正得勿忘勿助之法勿忘勿助是敬字敬者德之聚有事集義以此一時一事點檢安能湊泊

有一毫與天不似聖人皆以爲過故五十學易與天

同流補過也然此自是聖人之過惟聖人知之若在
學者只洗心退藏當自日有所見
知微之顯自始學以至今八十上矣只是做箇微功
不盡顏子屢空庶幾近之然又謂之曰具體而微何
耶不費不察乎天地猶是微有限量處
戒愼恐懼所不覩聞是誠意之功不落意處但在喜
怒哀樂中和上識取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皆其
功也許大學問功業只在此四字故古來賢聖惟在
理會性情通天地萬物成一體爲仁

問思不出其位曰思而無思也存一敬如鏡然照而不着於照即誠意格物之謂全在知止上位在道亦在位隨時思亦隨時不知止便憧憧

心一也隨事精察是支節一以貫之是全體理一分殊分殊即在理一中有感應無分合內外兼該是一之通貫處其要在知一理貫萬事便為二一此亦曾子所能矣

樂堯舜之道與尋孔顏樂處曰樂堯舜之道是言學時事孔顏之樂是言學後事樂道與非樂道然而無

非道也吾人須於語之不惰亦足以發無所不悅處
求之伯夷柳下惠於悅樂何如曰此却難言心安而
已矣安有着脚悅樂無着脚惟我與爾之是漆雕開
吾斯之未能信子絕四之絕子貢其斯之謂皆無着脚地
也總只於學上微上功用無盡期
爲政以德其德全在大學好惡中庸喜怒哀樂性情
上性情不中不和皆於氣上走作故曰持其志無暴
其氣是理情性變化氣質關鍵此孟氏所獨得者而
又曰集義所生又未免有理氣之分蓋因告子之病

針之云耳氣之中卽道也予故曰不動意實是不動氣時着落

修德乃所以凝道洋洋優優皆道也故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以下皆問學事其功全在溫故知新知行上尊猶家尊主也終日終身只問學一大事莫非德性有何二事分別溫而不忘知矣而弗去則敦崇矣知行崇卑一體亦不是二用禮卽知新之實用

聯翁敬字是通誠正修齊治平總括工夫與去人欲存天理相類答陳衛道書云才能格物致知便能誠

意正心天下國家可得而理不是二事惜乎俗學之失之也

千聖所講者心學不是事學所傳者心法不云事法傳繡傳針針與手未易言也

慈湖占得地步高只是無根脚錢緒山嘗謂不起意之說印證於到家之人則可如以語初學不免習成虛見然聖人初學門路一塗不起意自是慈湖聰明自成融融一境界耳不可以爲訓也

晦翁謂聖門只說爲仁不曾說知仁上蔡一變而爲

張子韶上蔡所不敢衝突者子韶盡衝了近年陸子靜又衝突張子韶之上夫知仁二字與學者先須識仁似不足爲上蔡病其所病者從性曰意云之說失之耳張子韶上恐子靜更無可衝突處

聖人知行便是本體學者知行是本體工夫自其本體之知覺而言曰始條理自其本體之全具而言曰終條理其爲條理一也南軒謂知與行互用聯翁謂知與行是齊頭做須從性體上流通不落見聞格子方是實知實行

敬是全體徹覺冲漠無朕萬象森然晦翁曰心若不

盡燭理不明雖強把捉豈得爲敬又曰敬是此心主

宰處

初學便言無聲無臭如何曰以此指明性體則是以

此自悟自超恐漸入寂寞無味昧在仁故中庸至末

始提出無聲無臭

一貫是微之顯否曰固是然既言一在學者則必有

門路可循故曾子實之以忠恕忠恕皆一也程子大

公順應得之

萬物育者非必一一能化之如虎豹龍蛇各歸其所

四罪而天下咸服服處是育

河圖爲經洛書爲緯經緯一理耳若言相爲經緯節

是支說

易較大於洪範

河圖東南離兌火克金火盛金伏之象也南西乾巽

金克木金肅木凋之象也西北坎歸艮霜降水涸之

象也北東坤歸震土墳甲拆之象也

木生火金生水先天離在東而坎在西未離母也

圖之五行以數之生成爲順爲卦之體書之五行以卦之流行爲順爲易之用

先天横圖乾兌離震巽坎艮坤震坤不交爲剝巽乾不交爲夬陰陽之極生道消矣圓圖震兌離乾巽坎艮坤震坤交而爲復巽乾交而爲姤陰陽之始生道見矣故易以成卦立體以流行致用後天之震艮坎乾巽離兌坤又圓圖之變者也

八卦横列震巽出交故曰天地之交起於甲寅此夫子所以求仁爲邦以夏時爲正也

冬至起子起坎此天地不可易之常道其日在虛在斗在箕者其應之遲速耳故有地盤有天盤地者天之根也建子建丑其根處同耳

呂巾石云陰陽之數九六而已九六之太少各四四其九而三十六為水木七十有二四其六而為二十四為火金四十有八兼而有之為土為百有二十蓋五行一周之數三才之一也人之生百有二十故人為貴可以配天地贊化育不可缺少天地底天數之全即性之全也惟性有此數故能變動交錯遍人物

之情以成天下之務不可謂數爲末論

天之生物必假於日月合朔何也曰非假於日月也一開一合而後天地生生之氣流行而不已開合所以致中和也是故有節氣有中氣閏則天氣之餘耳非餘無以養所有天下萬事萬物之理皆然

曆法精密豈上古聖賢智慮有所不及而堯舜止曰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未有如後人之玄思妙筭如杜預所謂順天以求合而非爲合以驗天者也漢之太初法於律唐之大衍本

於易據大衍以爲授時而今日因之大率並以所測日影爲據歲差微杪冬至日月所值之辰先後遲速至今莫能歸一此聖人之學所以畏天知天體天地愛民之心而不敢因緣人見徒自足於一術也

玄告曰玄生神象神象生規玄者幽攡萬物而不見形所謂資陶乎虛無升降不關萬類不別一之謂也一生二二生三三謂三摹即天地人三儀三摹外翼象兩手之張天左旋日月右旋一判一合五氣順布四時行萬物生所謂通同古今以開類攡散陰陽而

發氣邵子謂雄見天地之心其亦玄告此類與摛張也韻書以手舒也判合如日在子天在丑子與丑合日在亥天在寅寅與亥合之類所謂升降相關也不判合不相關不足以生萬物蓋天地陰陽自然之運其不得已固如此

五行相資相濟一時具備所以純粹中和而能爲四時之消息流行也有微著而無彼此有偏全而無欠缺若謂春夏秋冬各以一物自爲生克勝負謬矣蓋消息即是生克也

古今曆筭數不同只在四分度之一處難會古人以四分度之一屬斗分建星紀月牽牛紀日故即以斗分爲歲歲終而日行起牽牛隨時修改以爲天合至東晉虞喜何承天宋祖冲之以歲周天餘之數析分秒以立歲差而隨時修改之法變矣或曰月建星名天官星在斗十分不預二十八宿之列至今從之乃亦順天自然似不必用古法可也

皇極數始於一卦始於乾數以十二三十相乘加倍還元卦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爲次卦終而始然元

會運世歲月日辰皆在元中而與元並起一卦如乾一變與兌變爲夬再變乾離爲大有三變乾震爲大壯四變乾巽爲小畜五變乾坎爲需六變乾艮爲大畜七變乾坤爲泰爲元之元數乾初變夬是生兌故會之元卽爲乾兌天澤履七變至臨而兌之爻盡運之元卽爲乾離天火同人七變至明夷而離之爻盡世之元卽爲乾震天雷无妄至復而震之爻盡歲之元卽爲乾巽天風姤至升而巽之爻盡月之元卽爲乾坎天水訟至師而坎之爻盡日之元卽爲乾艮天

山遯至謙而艮之爻盡辰之元即爲乾坤天地否至坤而卦終雖云七變之卦皆主於乾而不統於乾七數之乘皆主於元而不統於元蓋七變之正反始天終地而環八卦皆乾元之用也

卦起於河圖洛書之數數無吉凶必卦立而後吉凶可見故邵子之數亦即卦也或曰乾爲卦數之本而皇極天數冬至起泰地數驚蟄起泰人數大寒起泰物數春分起泰尊乾而避之故起泰然泰亦乾之變生履爲兌用爻也天地交泰上爻丫下下爻乎上物

必交而後有吉凶有吉凶而又後有既濟故皇極以交處起數爲吉凶消長進退人數從天物數從地而三陽當泰位故無從似亦有理姑存之以備詳論

月行有遲速極遲則日行十二度極速則日行十四度半強遲則漸疾疾則漸遲二十七日半強而遲疾一終又月行之道斜帶黃道十三日有奇在黃道表十三日有奇在黃道裏去黃道極遠者六度二十七日有奇陰陽一終故曰交至二十九日有奇而會會則晦朔分焉此節氣所由不齊也齊則不可行矣月

從日日從天其大小之分然也日月有定分而天氣
有餘故閏從氣以合天

黃道度數如斗十二女五危十三之類大初費直蔡
邕皇甫謐所定古今不同今惟夾漈所取從之

天河金氣本水故曰天河曰漢津有起沒無分合

律娶妻而呂生子如黃鍾九以林鍾六爲妻太簇九
以南呂六爲妻其法以九六乃亦用九用六之意用
九而生必隔八者物必有衝有合而後生八卦之次
也遇衝而止故以八

三十年為一世十二世為一運三十運為一會十二會為一元通計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一運蓋一萬八百年也以是爲天地終始然乎夫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乃亦一運當之自堯至今乃三千餘年耳而其數在巳午之間記者謂從日月五星逆推而上得之其將何所從始而又以何爲中星也王浚川有云曆家章蔀紀元四者之法皆準於子年月日時刻而皇極經世乃趙子恭所謂以歲月日時配元會運世皆假合附會初無實事可指而又謂爲先天之

曆可乎邵子之說未必然也

律以三分爲損益氣朔以三分爲盈虛蓋天地之數本於一虛於五用於三而成於九六皆其自然之妙統於此亦盡於此

河圖以五行相生爲左旋之序蓋左旋天行也洛書以五行相克爲右旋之序蓋右旋日月五星行也日月五星即天行之用爾是故自水而火火而金退火於西進金於南水火無定形而金木有實體乃流行微著之漸若謂火金陰可變而陽不可變則亦安排

說耳然而必於西行者西兌而就東所以就生氣也
必於火金爲易位者五行惟水爲始而金爲肅殺之氣
故火在金位金在火位平金所以生也是故曆有三
伏樂有刻商引羽重生氣也
三五一都三箇字古今明者實然稀東三南二同成
五北一西方四共之戊巳還成生數五三家相見結
嬰兒三家者意身心也身爲精爲坎一又爲情爲兌
四兌爲水母心爲神爲離二又爲性爲震三震爲火
母意卽戊巳土也心五身五意五三者本來合一知

三五之一則知鉛汞不離玄牝無處可尋身歸心心歸意意歸虛五乃虛中數也歸虛故身心意皆五金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坎中爲金爲情爲身爲精以性攝情故曰九還九乃金之成數也離中爲火爲性爲心爲神煉神還虛故曰七返七乃火之成數也丹云父母未生以前是金母之基釋云未生此身性在何處歸性初者煉化而還虛也虛則金剛不壞丹道用卦火候用爻紫陽眞人云此中得意休求象若究羣爻謾役情又曰煉精在知時所謂時者古人

云時至神知鉛遇癸生須急採猶吾儒研幾於良心覺時其亦有取爾也

火木水無定體功夫全歸在土金土故有金剛不壞之說惟金剛故能生水生木生火於人爲生仁仁體剛而用柔因所生也五事一曰貌貌曰恭恭作肅坎體剛也故學全在忠信忠信土金象也

巷伯之惡惡是矣然至曰投之豺虎投之有北似非處譖自保之道曰巷伯近侍於王可以直言無忌凡百君子敬而聽之蓋戒人之勿爲譖謀以免士大夫

之禍、忠愛所發也、

白駒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愛之至矣、然曰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則所以留之者、或非其道、宜賢者終於遠去也、

尹吉甫六月北伐、許大功業、而詩人稱之者、不過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即其來歸燕喜、所與共飲者、亦不過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可知古來大將之道、如是、今之取威制勝而無其本者、皆小材也、

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乃亦以燕勞詩歌用

之於內外耳而謂之治者文武之治不在于愼防維
之具而在於通上下之情仁感也
有畛而後有是非是非無窮故老子曰因是又曰無
適夫已與物對然後有是非之見惟忘物我斯無是
非之見而見物有是非之心 莊子曰彼是莫得其偶
謂之道樞樞始於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
一無窮故曰莫若以明偶者對也是又併是非之心
無之忘則是無則不是惟明守善用則是也不然只
一無窮一環中亦無無着落故義之與比

莊子大宗師篇已外生矣而後能明徹明徹而後見獨謂此性無對故爲獨也以明徹爲見獨俗儒亦未易說得到此

或謂禪宗多機鋒之言於劒刀上工夫甚速曰說機鋒劒刀終是險道無誠意孟子所言五教者乃君子之教然時雨不居未嘗無機鋒也

吾儒之學自其末流也有數等佛之學其失之也亦有數等佛之上也以解脫爲正宗禪定爲兼修其次禪定爲正宗多聞爲兼修又其次多聞爲正宗福德

羼蒓修又其次福德爲正宗關諍爲兼修又其次關
諍爲正宗解怠爲兼修自多聞而下已無可與言者
矣今之正宗隨緣而無事鍛鍊者皆懈怠也
佛氏原無二教及五祖成就神秀多就威儀拂拭上
而六祖則又專就頓悟員通發之迄今取頓悟而不
取拂拭此佛教所由偏也吾儒學術今亦似之故失
中而難返
聊翁謂自漢以來專用黃老東晉佛法漸盛大率郄
祖老莊迨達磨入中國然後一切掃蕩直指人心而

諸子百家俱廢又曰當時佛學只是說無存養功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養所謂存養者也只是存養箇無存養功夫近時所說金剛等經又有援儒而雜入之者蓋吾儒好佛之惑將儒與佛俱失其本旨至惑初學滋甚此却所當論也

朱子謂儒以理爲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爲不生不滅夫理因神識以發儒豈能外神識以自存但吾儒理與神識爲一物而釋之神識恐理爲之障耳理豈爲障障之者意也象山曰善最害心故晦翁疑之

凡夫不趣道惟恣六情乃行六道一念計死生即落魔道一念起諸見即落外道見有生趣起滅即落聲聞道不見有生惟見有滅即落緣覺道法本不生今亦不滅不起二見惟是一心乃爲佛乘又曰凡夫逐境生心心遂欣厭若欲無境當忘其心心忘則境空境空則心滅若不忘心而但除境境不可除祇益紛耳故萬法惟心心亦不可得復何求哉故曰般若爲慧即無本心夫其言曰不起二見惟是一心已自明白而又曰忘心心亦不可得即無本心等語蓋其過

高之學不免多爲周遮之詞以成其空周遮處即空之病也惟不生不滅心境兩忘得之除境非是無境則亦非矣

達磨滅寂有着脚即是無着脚故其道不可行夫子栖栖依依不着脚即是有着脚故仁意滿天下

未出輪廻必嗔圓覺彼圓覺信一從輪轉儒者常喜而樂道之不知圓覺還是打得破底圓覺便被這些子枉了一生輪轉亦何用也

証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身如聚沫心如

風幻出無根無實性此西來本旨也而達磨面壁九年又曷爲幻及二祖求安心法達磨曰將心來替汝安則亦非以心爲風者豈皆以是爲幻功耶二祖在雨花臺說法天花散落後見達磨說他這些浮氣不能成性遂截臂示信以盤獻跪雪中雪沒頸然後乃得其傳然則達磨面壁或云是鍛鍊他人法爲如此等浮氣者亦未可知故予常於坐中往往見友朋識者一開口輒盡吐其平生亹亹如傾流使人應接無可間處此又達磨之所不與也未得其意吾於達磨

又安可易非之

佛氏千百億化身，未了一身。吾儒只了一身，却是千百億化身。

佛如浮萍，隨處自在，只是無根。其言性命，亦無根之性命。

佛不知吾性，却能言吾病，曰四百四種病，宿食爲之根。三迷八難，苦色慾爲之根。流轉生死道，貪愛爲之根。

有僧多寶，老僧借觀之，畢，拜謝，曰未與，何謝之有。老

僧曰爾與我皆只得一觀。我觀之與爾藏之何異。是高識不是常道。又一小僧具齋飯約次日請師僧共飯之師僧不許小僧曰此亦常事僧師曰安知吾有明日否。是有心不是無心

有釋徒於山中靜坐定心數年自謂可以出矣一過河埠失跌不覺心動復回山中習之蓋其道因物見心而無心可見原不在事願亦近之但不於事時磨鍊。還是煮空鐺也。

恒河沙者靜也即無心無善無惡之謂

將謂心上別有一法可證可取遂將心覓心不知心即是法當下無心便是本法又云爲有貪嗔痴即有戒定慧本無煩惱焉用菩提將心無心心却成有心本無心亦無無心者默契而已其云默契二字善矣而下又云言語道盡心行處滅有何可契使人難於體當此其所以終不免爲寂滅也

問智食識食如何曰四大之身肌瘡爲患隨順給取不生貪着謂之智食恣情取味忘生分別惟求適口不生厭離謂之識食二食分別識勿論矣智食之中

循當補之一語曰禮食

若不於心法上悟惟於教法上悟俱為聲聞終成遂塊

何謂化城其言曰無佛無衆生無能無所何處有城言化城者二乘及十地等覺妙覺皆是權立接引鈍根人語言若是上根人他自己尚不可得何況更別有法當情前輩毋令士人謹禮不透者看莊列亦以其接引鈍根之法令人善用之不以人廢言亦取善之道也

佛說法身報身化身良一也法身說身性虛通法報身說一切淸淨法化身說六度萬行法法身不可以言語聲音形相文字而求無所說無所證故曰無法可說報身化身皆隨機感見所說法亦隨事應報以爲攝化皆非眞法故曰報化非眞佛亦非說法者夫旣說有法矣乃亦隨機攝化矣而又以爲無所說所說非眞法白沙先生謂其爲大儱侗是也

問十八界其言曰同是一精明分爲六和合一精明者一心也六和合者六根也六根各與塵合眼與色

合耳與聲合鼻與香合舌與味合身與觸合意與法合中間生六識爲十八界若了十八界無所有惟束六和合爲一精明但不免作一精明六和合解遂被法縛不契本心自如來付法迦葉以來印心而已胡康侯所謂句句是字字合然而不同亦此類耳

現在過去未來爲三世三世俱捨只是一切俱捨惟虛中順應自無念無三捨見

古人心利纔聞一 使乃絕學所以喚作絕學今人只欲得多知多 文義喚作修行正如多與兒

酥乳喫消與不消知三乘學道人皆是此樣
盡名食不消所觧不消皆入毒藥此亦吾人通
病視此當爲一省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此是你淸淨法身名爲阿耨菩
提若不如是過此一關他日盡被閻老子拷校夫言
心似矣然曰無住生心還落二見不免猶有拷校在
在生字上善用得之
六祖語明上座云不思善不思惡正當與麼時還我
明上座父母未生時而明上座於言下忽然默契此

佛氏宗旨但於已生已感心性印証不來惟無所思而思爲當只不可於思上添病耳

聖人無心即是佛凡夫無心莫沉空寂否師云法無凡聖亦無沉寂法本不有莫作無見法本不無莫作有見有之與無盡是情見所以云見聞如幻翳知覺乃衆生祖師門中只論息機忘見息機忘見四字亦善然不若依本心生幾自然而不起見得之

佛以廣大之心一、[illegible]教人乘者教人持五戒而常獲人身不墮[illegible]天乘者教人修十善而報

得天身不止於
覺以至於佛道

敎人由聲聞緣
死生常住不滅證無上覺還度
衆生也天下之大[illegible]遠理孰有過於此者世有大道
遠理而懵然不知方且恃其聰明矜於聲勢謗毀聖
敎多積過愆而自趨於惡道其亦可哀也已大抵人
有此身其生也甚難其死也甚易世尊握土以示其
徒以爲輪回於四生六道之中得人身者如手中之
土失人身者如閻浮之土蓋謂爲善之時少而謂爲
惡之時多是以得人身時少而失人身時多則其生

也豈不甚難哉

經云若欲離苦先去無明則諸業不生故身心安樂凡百迷塗皆由不知不覺有之此等指出病源君子所不廢也

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涅槃閻王俱是寂滅到處此則三昧無漏之說也故儒欲生而佛欲死

空假中三輪觀法界即空觀動即假觀動靜交即中觀夫三觀究竟一 觀觀並有假惟空故有假中又何在哉無物則 妙過矣